

二十世纪外国大诗人丛书



幻象

——生命的阐释

◎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二十世纪外国大诗人》丛书

幻 象

——生命的阐释

[爱尔兰] 威廉·巴特勒·叶芝 著

西蒙 译 樊心旻 校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89年·北京

A VISION

By William Butler yeats

根据T. WERNER LAURIE, LTD. 伦敦, 1925年版译

《二十世纪外国大诗人》丛书系统介绍本世纪享有世界声誉的诗人及其代表作。丛书分四个系列：**论著类**，为诗人撰写的思想性著作，体现了他们的理论主张和艺术思考；**作品类**，介绍近百年来的经典诗作，勾勒出诗人的整体艺术风貌；**传记类**，探索诗人个性的根源并展示诗人与时代的深刻联系；**评论类**，研究探讨诗人的艺术成就及其在人类思想文化发展上的历史意义。丛书选译自西方权威版本。

238

幻象——生命的阐释

〔爱尔兰〕威廉·巴特勒·叶芝 著

西蒙 译

樊心旻 校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兴红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7.625印张 210千字

1990年10月第1版 1990年10月第1次印刷

ISBN7-80049-165-x/I·20 定价5.25元



吉拉德斯像

目 录

总序	(1)
献辞	(3)
导言	(9)
卷一：哈里发所学的	(15)
卷二：哈里发所拒绝学的	(117)
卷三：鸽子或天鹅	(169)
卷四：普路托之门	(205)
译后记	

总序

中国的新诗源于近代以来中国独特的生存状态和文化冲突，其发展必然接受和融合着外国诗的影响。打破旧有传统的封闭性，使之在向生命和世界的开放中重新激发出活力，是新诗发展始终面临的根本使命。新诗的变革据此成为五·四以来新文化运动的象征和启示。曾经的曲折和中断，反面证明了这一点。

当前中国新诗正致力于重返世界诗歌总秩序。混乱不可避免，秩序即从中建立。作为生命呈现的诗诉诸诗人的原发冲动，但若缺少对世界诗歌总秩序的意识并为其所渗透，缺少在加入其中时的有机比较和鉴别，则这种冲动将毫无独立性和自身价值可言。而所谓“总秩序”，通常是由那些业已被时间确认了的大诗人所构成和体现的。

一人大诗人是一种巨大的精神现象。他既置身于历史——文化之中，又通过其创造把自己显示为某种新的“源头”，具有开创和综合的双重意义。他丰富、深邃的内涵给阐释提供了无限的可能，而多种阐释及其相互参照，又与诗人的努力一起构成对人类精神领域的共同开拓。

基于以上考虑，我们组织翻译、出版了这套丛书。丛书由四个系列组成。其中，论著类为大诗人自己撰写的思想著作，集中体现了他们各自的理论主张和艺术思考；作品类着力介绍二十世纪诗史中的经典作品，勾勒出大诗人整体的艺术风貌，传记类通过对诗人生平活动的描述，揭示出诗人与生存和时代的深刻联系；评论类则经由对诗人创作多角度、多层次的探讨，界定和弘扬了他们各自对诗歌艺术乃至思想文化发展的历史意义。这些著

作大多译自在西方较有权威性的版本，我们希望它能以一种系统性的全景方式，把读者带进大诗人的世界，进而达到对二十世纪诗歌总秩序的基本了解。

编辑就是选择。但更重要的是读者自身所作的选择。我们对大诗人充满虔敬之心，这当然不应成为妨碍我们进行自身创造的理由，恰恰相反，会使我们的创造更加自觉。每一个大诗人都呈现出一种人类精神创造所可能具有的高度，在已完成的意义上他们是不可企及的。真正的创造却永远面临着起点。西班牙大诗人阿莱桑德雷说：“传统是革命的同义语”。他不仅道出了他个人的某种胸襟，而且道出了诗的本性。今天，既然传统已经越来越向我们呈现为整个人类创造的精神财富，那么，除了立足自身进行与此相对称的革命，我们还能做什么呢？

《二十世纪外国大诗人》丛书编委会

一九八八年新年。

献 辞

——献给维斯蒂基亚

1

我一直认为我们所写的，是对于年轻时朋友们的赞扬或忠告，而且即使我们活得比朋友们更长些，我们还会继续并修正在25岁前就开始了的话题。40年前我们一群年轻人在伦敦相遇，在巴黎讨论神秘哲学，也许写此书的目的就缘于此。你以你的美貌、学识和神秘的禀赋让所有的人仰慕。虽然在写献辞初稿时，我已三十多年没见到你了，不知你的下落，也不知你在做什么；虽然自从我们用希伯莱文抄写有72天神名字的犹太《施马汗福拉施》以来，发生过很多事情，但很显然我必须将此书题献给你。我们从前的朋友或是朋友的朋友都已去世，或已疏远。弗罗伦斯·法尔快近50岁时，人老珠黄，做出一个我们都不曾梦想过的决定：到斯里兰卡一所为本地人开的学校当英文教师，以便学习东方思想。后来她就死在那儿了。另一位朋友当了和尚，十几年前我认识的一位旅行家在缅甸的一所寺院里见过他。还有一位朋友经历了奇特的冒险，也许是所有冒险中最奇特的——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当他还是个孩子时，保姆告诉他：“昨晚一个天使俯在你床上呢！”17岁那年他夜里醒来，在床边看见一位美妇人的幽灵。不久他便热衷于各种爱情冒险，直到大概是他50岁那年——当时他体力还很充沛——他认为“我只需要上帝，不需要女人”。后来他与一位年轻漂亮的女友产生了爱情。虽然只有通过最痛苦的斗争才抑制住情欲，他还是与女友纯精神地生活在一起。他们这

样做绝不是出于成见——我想他们没有成见——而是出于一种清醒的认识，觉得某种东西只有通过似乎是对生命葡萄毫无必要的践踏才能获得。后来她死，而他又活了一段时间，见到了她的幽灵，并通过她获得了某些圣人的传统经验。他是我的挚友，假如他还活着，我会要求他接受本书的献辞，虽然并不指望他会满意此书，因为在他后半生，他只关心一种极为简朴的虔诚。我记得我们大家不同于一般的哲学或宗教学生，因为我们相信真理不可能被发现，而只可能被启示；相信一个人如果不失去信仰，并做好某些准备，那么启示在适当的时机会降临于他的。有一位英格兰北部的黄铜铸工，常来拜访我们，他相信每年都有某一瞬间会带来“至善”，“智者的石头”。因为很显然，必须有一种交流的工具或象征，所以也有人认为信使会自己让人认出来，比如说在一列火车里，或是让人寻找之后在某个遥远的地方找到。我认为那时我们充满了代代相传的幻想，而现在是一种阐释，一种乡村的民间传说。那种幻想并没有为我们非常现代的理智解释这个世界，但它唤醒了某种已被遗忘的冥想方法，主要是如何中止意志，使思想成为自动的，成为一种可能的与幽灵的交流的工具。它将我们带向**变幻的道**，我们学会了这样称呼它。

2

有人在寻找精神幸福，或是某种未知力量的形式，但我有个实际的想法。我渴望一种思想系统，可以解放我的想象力，让它想创造什么就创造什么，并使它所创造出来或将创造出来的成为历史的一部分，灵魂的一部分。希腊人肯定有过这样一种系统，但丁也有过——虽然薄加丘认为他是个痛苦的党徒，是现代抽象的人——从他以后我想再没人有过这样的系统。当我停止所有积极的探索，但并没有停止欲望之后，我得到了本书所基于的材料。我终于得到了我所需要的，但这些材料也许来得太迟，我的

确没发现什么新东西，后面我将证明斯威登伯格^①和布莱克^②，以及他们之前的很多人，已经了解了所有事物都有自己的螺旋；但斯威登伯格和布莱克喜欢将它们作隐喻式的解释，所以我是第一个用《圣经》或神话中的人物、历史运动、以及行动中的男人和女人来解释的人。

3

我有时会狂喜，就象我写《众魂之夜》那次，但有时也会记起自己对哲学的无知，我怀疑自己是否能让别人分享自己的激动。我最怕让那些读者失望，他们出于对我的诗的喜爱才来读此书。我劝他们不要看《巨轮》那章，卷二也全不用看，他们最好浏览一下书里的诗歌，还有我关于生命和历史的评注。另一方面，我从前的伙伴们也许只看专门性和解释性的那些部分。思想而无行动，思想就什么也不是，但如果他们愿意掌握书中最抽象的部分，并使之成为他们幻象的基础，那么幕布也许会提起来，而上演的正是一部新剧。

我敢说我将使此书更为丰富，也许是极为丰富，如果我把书在身边再留一年，况且我还没全面论述我的课题，甚至没涉及到最主要的部分，关于“至福幻象”什么也没写，性爱也只写了一点；但我很想将此书付印，不然我很可能再写些诗加在书中。如果有精力的话，我现在就能发现我一直没找到的那种单纯。我再也用不着写象《月相》、《自我支配你》那样的诗了，再也不要虚掷岁月，努力以抽象观念代替我曾计划过的戏剧，我这样做过三四回了。

①斯威登伯格（1688—1772）瑞典物理学家、宗教作家。

②布莱克（1757—1827）。英国诗人，版画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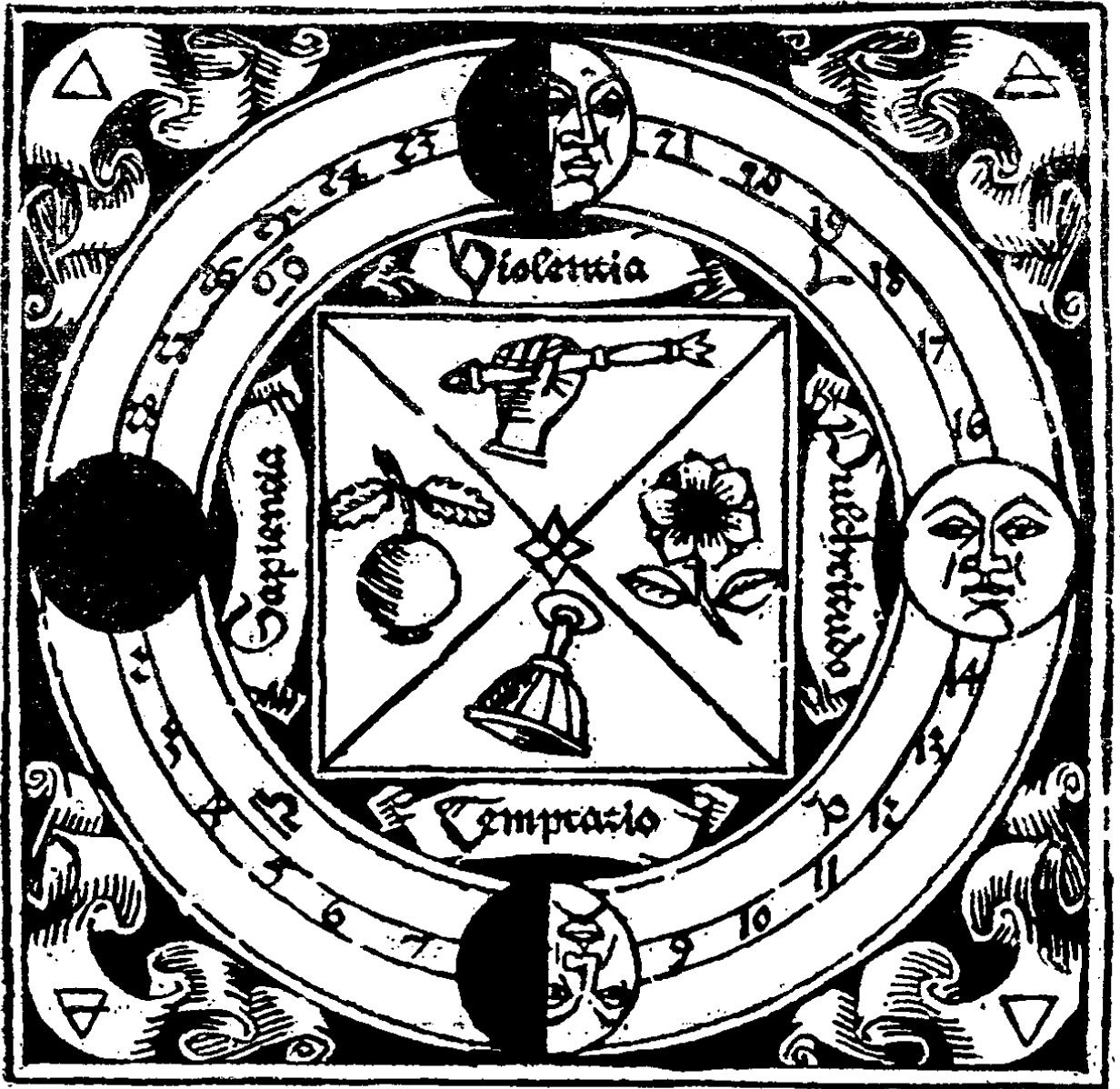
我肯定将来某一天我会完成我现在开始的事，而现在我的想象力落在鲍伊斯·马瑟的《天方夜谭》上，这本书还在家里等我。我想忘掉东方的智慧，只记住它的渊博与浪漫。但当我漫步于奥古斯都^①和台比留斯^②曾漫步过的峭壁，我明白了这种似乎进入了一切可见与有形事物的强烈情感，并非来自智慧的反作用，而正是智慧本身。我昨天在海边看见凋零的葡萄园，我把褐色的藤条从峭壁边沿薄薄的泥土中挪开，在路口看见果实累累的桔林和柠檬林，还有绛红的仙人球花，我感觉到从蓝色间落下的温暖的阳光，默默低语，象我无数次低语过那样：“我永远是她的一部分，也许无法摆脱，忘记生命，又回归生命，不断轮回，就象草根里的一只昆虫。”低语时没有恐惧，甚至却是狂喜。

叶芝

1925年2月，开普里。

①奥古斯都（前63—14），罗马第一任皇帝。

②台比留斯（前42—37），罗马皇帝。



巨 轮

导 言

欧文·阿赫恩

1917年春，我在国立美术馆遇上一个人，19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曾与他相识，却从未料想到会重逢。迈克尔·罗巴茨和我曾是同窗好友，后来由于神学上的分歧而分道扬镳，隐约听说他在近东流浪或定居在那儿。开始我不能肯定那人究竟是不是他，犹豫着从他面前走了好几回。他那健壮的体格，被阳光晒得干黑的皮肤，鹰似的侧影，自我们相识就是这样，不可能是别人。但愿这30年也没怎么改变我，我看他挺直的身躯几乎没有改变，只是红色的头发变灰了，有几处已经花白。我知道他是个不妥协的拉斐尔前派，那天他站在几幅描述格莉赛尔达的故事画前，30年前他就很崇拜这类作品。我让他认出我，又费了好大劲才把他从画幅那儿拖开，因为美术馆的负责人认为不值得把这些画从德国人的炸弹下抢救出来，这激起罗巴茨的义愤，更加深了他对这类风格绘画的崇拜，更想把这种崇拜表达出来。“从前的画家们”，他说，“画他们愿与之消磨一夜甚至一生的女人，画他们情愿参加的战争，画宜人的房子或景物，但现在什么都变了，天知道人们在画些什么。但我们干嘛要抱怨呢？事物在按数学必然性运动，一切变化都可通过螺旋和锥体显示出来，预先标注在历书上。”我带他到展室中央的椅子上，开始谈论我们相逢于其中的变化了的世界，他说：“叶芝在哪儿？我想要他的地址。在这个城市里我简直迷了路，什么都找不到了。”我有点扫兴，因为我俩都和叶芝吵过架，而且我自以为很有理由。叶芝先生把虚构的人物安在罗巴茨和阿赫恩的名

下，并让他们加入到对真实事件滑稽的模仿中。“别忘了，”我说”，他不但描述了你的死讯，而且还说你死的极不光彩。”

“我冒昧地说一句”，他说，“我很快发现其实他帮了我一个忙。他的话引起了关于我死亡的谣传，而且越传越远。原来和我通信的人一个也不再给我写信了。好多人都知道我的名字，没有那次谣传，我就是在沙漠里也过不了安宁日子。如果我不留地址，我总忘不了他们来的一大堆信正躺在什么地方，或正在骆驼背上穿越沙漠呢。”我当时不知道叶芝的地址，说我们可以从赛西尔宫那儿的书商魏特金斯先生那里找到。果然找到之后，罗巴茨说我们一定要去拜访他。一路上我俩尽量绕开大街，以便能安静地交谈。“你要对叶芝先生说什么呢？”我问。他没回答，而是叙说起我们分手后他的生活：“你会记得那次在乡下的狂欢，叶芝在《炼出的玫瑰》里夸耀了一番。后来几位老朋友受伤死掉了，另一种可恶的后果，使我很长时间放弃了我所喜爱的研究。我早年生活有时非常快活，至少是很激动，有时却也过起苦行僧的生活。我从巴黎去了罗马，又到了维也纳，去追一位芭蕾舞女演员，在维也纳我们吵翻了。我就试着以酒浇愁，但过了几周我就烦了。旧时的兴趣使我隐隐激动，我去了克拉克夫，部分原因是那里被誉为印刷中心，更主要的是迪博士和他的朋友爱德华·凯里在那儿弄炼金术和水晶球卜术。我在那儿搭上一位出身低微、但漂亮极了的姑娘，在摇摇欲坠的老房子里租下一套房间。一天夜里我从床上掉到地上，点亮蜡烛，发现床塌了一头，那原是用压印器和一本牛皮面旧书撑着的。到早上我看书名是《神圣人类星相图》，作者是吉拉德斯，一九五四年印于克拉科夫，那时克拉科夫的印刷业还远没发展起来，本刻画和样本都很古老。书残得厉害，中间的书页被撕掉了，书后有几幅寓言式的图画：一个女人一只手里拿着块石头，另一只手里拿着箭；一个男人在抽打自己的影子；一个男人被鹰和野兽撕成两半；这类画有三十八幅；吉拉德斯的一幅肖像和一只独角兽；还有很多示图，螺旋和圆圈连

在一起象奇异的植物；书的开头还有一张大图，月相、黄道十二宫与难解的符号——一个苹果，一粒橡子，一只杯子——混在一起。我的穷女伴说是她找到这本书的，上住房客把它留在壁橱的最高一层上。他是位被免去圣职的牧师，加入了一队吉卜赛人后便下落不明。他把中间的书页撕下来生火。仅有的内容是用拉丁文写成的，我把这些段落连在一起，对两三幅示图有点开窍时，我和那贱女人吵了一架，又开始酗酒，觉得苦闷。后来我断然抛弃了所有感官的享乐，决心到圣地去祈祷。我从克拉科夫出发到大马士革，以便学习阿拉伯语，因为我想日后去麦加祷告，并希望乔装到那儿。我已走完了大半旅程，有一天我在路边沙地上看到某些标记，几乎与《星相图》中的一幅完全一致。没人能解释它们，或说出是谁留下的。当我知道几天前一支阿拉伯部落在附近宿营，并已往北出发时，我便闯进沙漠去追寻了。从一个部落到另一个部落，我走了好几个月，什么也没打听到，最后来到一个偏远的镇上。幸好我一直随身带着一只小药箱，我在那儿先当了一名医生，后来又做了一个阿拉伯首领或小王公的侍从。我逢人便询问沙上的标记，一直没有结果，直到一支朱得瓦利的部落来到小镇上。这奇特的种族有几个部落，在阿拉伯人中以其性格的强烈差异、他们的放荡及圣洁著称。他们对教义非常狂热，对人类弱点的忍受超出了任何我所知道的信徒。他们中的一位以虔诚闻名的老人，要我给他看病。当他走进我屋里时，那本书正摊放在桌上，露出卷首的插画。他转向书，因为书是欧洲的，任何欧洲的东西都让他感到好奇，然后指着书上的月相和神话符号，说看见了他部落的教义。朱得瓦利部落曾有一本深奥的、名为《太阳与月亮之间的灵魂之路》的书，作者据说是库斯塔夫·本·卢加，是哈隆·阿尔—拉喜德宫廷的一位基督教哲学家，还有一本小册子描述这位哲学家的生平。书在几代前的沙漠战争中丢失或毁掉了，但书中的教义被记了下来，因为朱得瓦利人一直把这些教义作为他们的信仰，并把卢加看作是他们的奠基者。因为我想

弄明白吉拉德的示图（这念头占据了我整个思想），我说服他让我加入到他们的部落，并随朱得瓦利人在沙漠里跋涉了几年，但并不总是跟这个部落在一起。我发现虽然他们的圣书丢了，大量的信义却记了下来，老信徒经常在沙上画出示图，解释给他们的孩子们。这些示图通常与《星相图》里的完全相同。但我认为这些教义不是库斯塔·本卢加所创，因为有些术语和表达形式看来源于远古的叙利亚。有次我把这种想法告诉一位老朱得瓦利人，他说“卢加肯定受过沙漠神灵的教育，那些神灵很长寿，并且还记得古代语言。”

说到这儿，我们到了伯鲁斯伯利区，叶芝先生的寓所就在这里；罗巴茨却说：“不，最好是先写信订个约会。他现在肯定不在家。”当时暮色渐深，我指指二楼窗帘露出一束光，但他说：“不，不，我想还是先写信”，然后又说，“我手里有很贵重的礼物，而我却处在两个敌人之间；我和叶芝吵过架，还未得到他原谅；和你也吵过架，也没得到你原谅。”他转身就走，我只好跟在后面，后来我俩谈论起无关紧要的事情来。我们在一家饭店里吃了晚饭，饭后他拿出示图和注释，开始讲解它们的大意。这些又脏又破的纸卷在一张旧骆驼皮里，用线绳和旧鞋带捆成几捆。其中一捆，他解释说，描述了历史的数学规律，那一捆描述了灵魂在死亡之后的历程，另一捆描述了活人和死人之间的相互影响，等等。他见我很感兴趣，就问我能否安排出版。我一向对这种事着迷，于是就答应了。以后的几个月我俩结伴旅行，他用与注释和示图同样晦涩的话解释它们。当然每个人都自有他的表达能力。我们一起到了法国，又去了爱尔兰，因为他想再看一次他所熟悉的地方。在都柏林的那段时间，我们住在我的多米尼克街的日子里，那条街在《摩西十诫》里被加以夸大的描述，还保留着十八世纪的风格，贫民窟的孩子们在台阶上玩耍，隔壁房子的窗户上贴着牛皮纸。步行去康诺特途中，我们经过叶芝先生消夏住的苏尔白里利，我俩当时说的话有点类似《月相》中的